

中国服饰艺术史

ZHONGGUOFUSHIYISHUSHI

贾玺增 著

JIA XIZENG ZHU



©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ZHONGGUOFUSHIYISHUSHI

中国服饰艺术史

贾玺增 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服饰艺术史 / 贾玺增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5-3688-9

I. 中... II. 贾... III. 服饰—艺术史—中国—古代 IV. TS941.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361 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网址: <http://www.tjrm.cn>

天津圣视野彩印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3 印数: 1-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35.00 元

序

中国自古以“衣冠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古代服饰，不仅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研究与考察为揭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技术和各民族间的交流史，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资料。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服饰文明，受农耕经济特征、血缘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浸染，通过式样、色彩、纹样、质地、数量等各种服饰标识符号，建立了一整套以身份和血缘为基础，具有升降周旋、揖让进退和唯礼是尚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智慧的礼仪制度，将人的着装从个体行为转变成有序、缜密、严谨的社会行为。

从形成特点而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封闭环境中，通过儒、释、道等不同文化形态相互融合而自发形成的独立文化体系。它是以中原地区汉民族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服饰为主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吸取北方游牧民族服饰形式，加以补充和融合而来的。正是这些交领与圆领、衿带与纽扣、深衣与缺胯袍、冕旒与幘头、大带与铸带、舄与乌皮靴等分别隶属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服饰特征的相容并蓄、交相使用，才成就了辉煌、璀璨的中国古代服饰文明。

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中国古代服饰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并试图通过色彩、纹饰等服饰元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相对应的联系，以达到天人感应的境界。这促成中国古代服饰追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善”的协调与统一，也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不仅具有珠玉璀璨、文采缤纷的外在之美，还具有表德劝善、文以载道的深厚文化内涵。

从服饰演变规律而言，受农耕文化祖先崇拜信仰的影响，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具有尊经崇古、以古为尚的特点。周代服饰礼仪被历代封建政权视为服饰制度的理想模式，因此，尽管中国古代服饰文明历史久远，但历朝政府多是在沿袭前代服饰制度的基础上略有补充和损益。这种传承有序的演变过程为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今天，对于中国古代服饰艺术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加强民族凝聚力和自尊心，增强国人的文化归属与认同感，还有利于将中国古代服饰文明转化为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使其服务于今人。

本书中的首服部分为 200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古代首服史及其美学、文化、社会内涵研究 (07CF64) 的研究成果之一。

目 录

序言 中国古代服饰起源	1	二、袍服	41
第一节 衣毛冒皮	1	三、袷衣	46
第二节 手经指挂	3	四、裘衣	46
第三节 男耕女织	5	五、裤子	47
第四节 丝麻布帛	6	1. 溺袴 (开裆裤)	47
第五节 大富之虫	7	2. 穷袴 (合裆裤)	47
第六节 扶桑神树	8	3. 袷鼻褌	48
第七节 丝绸品类	8	4. 纨袴	48
第八节 夏商服饰	9	六、金缕玉衣	48
第一章 两周时期的服饰	12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女服	49
第一节 绪论	12	一、礼仪制度	49
一、社会背景	12	二、日常服饰	49
二、纺织发展	13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发型	50
第二节 周代服饰	15	第六节 秦汉时期的首服	51
一、六冕	15	第七节 秦汉时期的足服	53
1. 上衣下裳	16	第八节 秦汉时期的戎服	53
2. 冕冠	17	一、秦俑中的戎服	53
3. 十二纹章	20	二、汉军的戎服	54
4. 蔽膝	21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服饰	56
5. 大带	22	第一节 绪论	56
6. 革带	22	一、社会背景	56
7. 佩玉	22	二、纺织发展	56
二、四升	2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男子礼服	57
1. 爵弁服	23	一、晋代(265-420)皇帝首服制度	57
2. 皮弁服	23	二、晋代官吏服饰制度	58
3. 韦弁服	24	三、晋代乐舞人服饰	58
4. 冠弁服	24	第三节 魏晋风骨与胡汉互动	58
三、六服	24	一、小冠、大袖衫的流行与魏晋风骨	58
第三节 先秦时期的服装式样	25	二、裤褶和裊裆的盛行	60
一、玄端	25	三、北魏孝文帝服饰变革	61
二、深衣	25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女装	62
三、中单	27	一、服饰制度	62
四、裘衣	28	二、日常服饰	63
五、胫衣	28	1. 袷衣: 杂裾与垂髻	63
第四节 先秦时期的首服	29	2. 襦: 短而施腰	64
第五节 先秦时期的足服	30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妆饰	64
第六节 先秦时期的发式与发笄	30	一、缓鬓倾髻	64
第七节 先秦时期的戎服	31	二、垂珠步摇	65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服饰	33	三、分妆开浅属	65
第一节 绪论	33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首服	66
一、社会背景	33	第七节 魏晋南北朝足服	68
二、纺织发展	34	第八节 魏晋南北朝戎服	69
第二节 秦汉时期官服制度	35	第四章 隋唐五代服饰	70
一、秦代服饰制度	35	第一节 绪论	70
二、汉代服饰制度	36	一、社会背景	70
1. 汉代皇帝礼服	36	二、纺织发展	70
2. 汉代朝服	36	第二节 双轨制的隋唐男装	71
3. 冠帽制度	37	一、农耕文明的汉式礼仪服制	72
4. 印绶制度	39	1. 皇帝服饰制度	73
5. 革带与带钩	39	2. 皇太子服饰制度	75
第三节 秦汉时期男女服饰	40	3. 群臣服饰制度	76
一、檐褕	40	4. 士庶服饰制度	78

二、游牧民族的圆领常服系统	79
1. 圆领袍	79
2. 幘头	79
3. 铸带	80
4. 乌皮靴	81
5. 服色等级	81
第三节 隋唐五代女装	82
一、礼仪服制	82
二、日常服饰	83
1. 红裙妒杀石榴花	83
2. 女为胡妇学胡妆	83
3. 军装宫娥扫眉浅	84
4. 粉胸半掩凝暗雪	84
5. 半臂偏袒膊红罗	84
6. 藕丝衫子藕丝裙	85
7. 罗帔掩丹虹	85
第四节 隋唐五代面妆和发饰	88
一、面饰	88
二、发式	88
三、首饰	89
第五节 隋唐五代首服	91
第六节 隋唐五代足服	92
第七节 隋唐五代戎服	92
第五章 宋代服饰艺术与文化	95
第一节 绪论	95
一、宋代的社会背景	95
二、宋代的纺织业	95
第二节 宋代男子服饰	97
一、服饰制度	97
1. 皇帝服饰	97
2. 群臣服饰	98
二、日常服饰	99
1. 襦衫	99
2. 道袍	100
3. 直裰	100
4. 鹤氅	100
5. 貉袖	100
6. 膝裤	101
第三节 宋代女子服饰	101
一、服饰制度	101
1. 祔衣(皇后)	101
2. 褕翟(皇后及皇太子妃)	101
3. 鞠衣(皇后)	102
4. 霞帔和坠子	103
二、日常服饰	103
1. 背子	103
2. 袄	105
3. 轻衫薄裙	105
4. 吊带	107
5. 开裆裤	108
第四节 宋代首服	108
第五节 宋代足服	111

第六节 宋代戎装	112
第六章 辽、金时期的服饰艺术与文化	113
第一节 辽代服饰及制度	113
一、男子服饰	113
二、女子服饰	114
三、首服与发式	115
四、辽代服饰材料	115
第二节 金代服饰及制度	115
一、金人服制	115
二、百官常服	116
三、女子礼服	116
四、金人常服	117
第三节 辽金时期的袍服	117
一、宽袍	117
二、窄袍	117
1. 开衩袍	119
2. 缺胯袍	120
第七章 元代服饰艺术与文化	121
第一节 绪论	121
一、元代的社会背景	121
二、元代纺织发展	121
第二节 元代男子服饰	123
一、服饰制度	123
1. 皇帝服饰	123
2. 百官公服	124
3. 质孙服	124
二、日常服饰	125
1. 辫线袄(袍)	125
2. 贴里	125
3. 海青衣	126
4. 宝里	126
5. 比肩/搭胡(护)	126
6. 比甲	127
第三节 元代女子服饰	127
第四节 元代的首服及发式	131
一、首服	131
二、发式	132
第八章 明代服饰艺术与文化	133
第一节 绪论	133
一、明代的社会背景	133
二、明代纺织业的发展	133
第二节 明代男子服饰	134
一、服饰制度	134
1. 皇帝冠服(永乐三年定)	135
2. 皇太子冠服	137
3. 臣庶冠服	138
4. 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	140
5. 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	140
6. 文武官燕服	141
7. 文武官赐服	141
8. 状元及诸进士冠服	142
9. 儒士、生员、监生巾服	142

二、日常服饰	142
1. 曳撒	142
2. 程子衣	142
3. 阳明衣	143
4. 贴里	143
5. 襖子	143
6. 顺褶(折)	144
7. 直身	144
8. 直摆	144
9. 一口钟	144
第三节 明代女子服饰	145
一、服饰制度	145
1. 皇后礼服	145
2. 皇后常服	145
3. 命妇冠服	147
二、日常服饰	150
1. 襦裙	150
2. 背子	150
3. 比甲	150
4. 水田衣	151
5. 百子衣	151
6. 云肩	152
第四节 明代服饰风尚	152
一、明代服饰禁令	152
二、明代服饰应景纹样	153
第五节 明代首服	154
第六节 明代戎服	157
一、罩甲	157
二、箭衣	158
第九章 清代服饰艺术与文化	159
第一节 绪论	159
一、清代的社會背景	159
二、满汉融合	160
第二节 清代男子服饰	160
一、服饰制度	161
1. 清代皇帝礼服	161
2. 清代皇帝吉服	164
3. 清代皇帝常服	164
4. 清代皇帝行服	164
5. 清代皇帝雨服	164
二、服饰式样	165
1. 端罩	165
2. 龙袍	165
3. 蟒袍	168
4. 补服	168
5. 常服褂	169
6. 行褂	169
7. 马褂	169
8. 常服袍	169
9. 缺襟袍	169
10. 行裳	170
11. 马甲/坎肩	170
12. 雨衣	170
第三节 清代女子服饰	170

一、服饰制度	170
1. 皇太后、皇后朝冠	170
2. 皇太后、皇后朝褂	170
3. 皇太后、皇后冬朝袍	172
4. 皇太后、皇后夏朝袍	172
5. 皇太后、皇后朝裙	172
6. 皇太后、皇后吉服	173
二、服饰式样	173
1. 朝褂	173
2. 朝袍	174
3. 龙褂	174
4. 龙袍	174
5. 朝裙	174
6. 霞帔	174
7. 氅衣	175
8. 旗袍	175
9. 肚兜	175
10. 清代女裙	176
11. 马面裙	176
12. 百褶裙与鱼鳞百褶裙	176
13. 响铃裙	176
14. 襦干裙	177
15. 凤尾裙	177
16. 马面凤尾裙	177
17. 月华裙	177
18. 套裤	178
第四节 清代服饰风尚	178
一、服色与图案	178
二、纽扣与钮扣	178
1. 纽扣	179
2. 钮扣	179
三、衬领与领饰	180
第五节 清代发式	180
第六节 清代首服	181
一、冠帽	181
二、顶珠	182
三、花翎	182
第七节 清代足服	184
第八节 清代配饰	184
一、朝珠	184
二、彩帨	185
三、金约	185
四、领约	185
五、钿子	185
六、遮眉勒	186
七、耳环	186
第九节 清代戎服	186
第十章 民国时期的服饰	188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服饰发展与演变	191
附录一 中国服饰名称	193
附录二 参考文献	196
附录三 图片索引	198
后记	202

序言 中国古代服饰起源

夏：公元前 2070 年—前 1600 年

商：公元前 1600 年—前 1046 年

在提及中国古代服饰起源的历史文献中，以战国时期《吕览》所称的黄帝时“胡曹作衣”和《世本》所称的“伯余、黄帝制衣裳”为最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将远古事物的发明或起源归功于三皇五帝等某一位具体圣人的文化传统。其实，服饰的起源同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一样，是在人类不断面对、克服和改造自然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逐步创造和积累出来的。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生理到精神、由物质到文化不断升华、演进和丰富的过程。

第一节 衣毛冒皮

在人类尚未开化的远古时期，由于工具简单粗糙、物质生活环境险恶，人类的服装意识还不明确。至旧石器时代初期^①，随着石制工具的使用，人们开始用兽皮、树叶等原始材料包裹身体，以达到遮蔽和御寒的目的（图 0-1-1）。

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工具已趋于定型化、小型化。直立行走、火和盐的使用，促使中国古代人的智力进一步发展，并使得人体体毛逐步退化。因此，为了抵御隆冬季节严寒的袭来，服装日益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距今两万年前后的北京龙骨山山顶洞人时期，刚刚从直立原人演化到现代人的中国人运用已掌握的磨光和钻孔技术，制造出了我们祖先最初的缝纫工具——骨针。

据考古发掘显示，在山顶洞的实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枚长约 8.2 厘米、最粗处的直径仅为 0.31 厘米至 0.33 厘米的骨针。其外形为一端尖锐，另一端有针孔。在当时的生产水平看来，这应是一件极精致的产品。它证明了在距今约 5 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已经掌握了最原始的缝纫技术。

在山顶洞骨针出土后，又陆续有一些骨针被发现，如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出土了 328 枚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有 90 多枚骨针，最小的仅长 9 厘米，直径 0.2 厘米，针孔直径 0.1 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图 0-1-2）。据考察，这些骨针都是先将骨料劈成一条条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磨光针身，并加工出针锋。这些针有的穿



图 0-1-1 原始人类狩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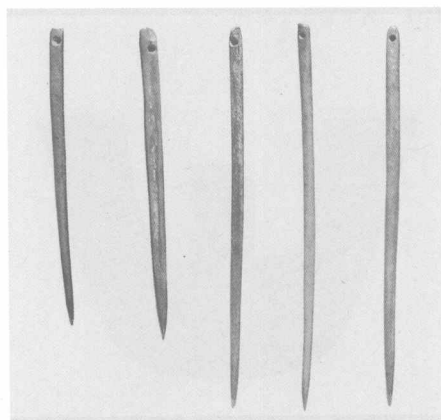


图 0-1-2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针



图 0-1-3 原始社会晚期皮衣，全长 121 厘米，新疆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

① 把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



图 0-1-4 山顶洞人用骨针、兽皮缝衣的群塑图



图 0-1-5 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马家窑文化彩陶



图 0-1-6 浙江省余杭县安溪乡下溪湾村瑶山墓地出土的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高 50.8 厘米、宽 60.8 厘米、厚 0.4 至 0.9 厘米。全身白色，三叉上端刻有羽状纹及卷云纹，中间刻有兽面纹。



图 0-1-7 刻有戴羽冠神人纹的良渚文化玉琮

孔，也有无孔的骨锥。因为骨针易折，在缝制皮衣等时，可能先用骨锥等穿孔，然后穿针引线，这与现在纳鞋的方法相仿。骨针的使用，直到秦汉时期铁针出现并普遍使用后才被淘汰。

从山顶洞人遗迹的残骸，可以推断当时猎取的对象主要为鹿、鸵鸟、野牛、野猪、羚羊、狐狸等。因此，兽皮的材料也主要以这些动物的皮毛为主(图 0-1-3、0-1-4)。将这些兽皮缝缀成稍微适体、保暖和舒适的服装，还与缝线、石刀和皮革的鞣制技术的使用分不开。从当时实际物质生活推断，旧石器时代晚期骨针所牵引的缝线不外有两种可能，即动物的韧带纤维和经过仔细劈分的植物韧皮纤维搓捻而成的单纱和股线。考古出土的骨针针孔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制造专供缝纫的单纱或股线已经达到很细的程度，否则无法穿过骨针的针孔。此外，据推测山顶洞人已能制造出相对锋利的石刀，并用它将兽皮按需要的形状进行裁割，很可能已经使用口咬嚼、揉搓的办法来对兽皮进行初步的鞣制，使其成为穿用更为舒适的柔软材质。

尽管这种用骨针、兽皮缝制的衣服还很不完善，但中国古人已经揭开了利用自然材料，并经过简单加工和初步改造，使其成为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具有服装基本特征和构成元素的新篇章。

今天，我们已不可能看到祖先兽皮服装的具体式样，但依靠一些简单的图像资料还是能够得到一些基本信息的，如 1973 年秋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就有 3 组（每组 5 人）剪影式舞蹈人物纹样(图 0-1-5)。从图像所反映的形象来看，这些人似乎穿着连衣裙式、下摆齐膝、腰部束带的袍服，而且每个人物臀后部都有尾饰垂下。有专家认为，这是原始人所着兽皮衣上的动物尾巴形象。

在中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乏有使用与动物有关的装饰，如将牦牛尾毛饰于旗（称为“旌”）、枪矛和帽上。此外，在云南石寨出土的滇人舞女形象中，不仅有更为明确的豹尾和虎尾的形象，还有用长雉尾羽毛插在头上作装饰。在浙江省余杭县瑶山良渚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冠形玉饰上，也有头戴羽冠的线雕人面纹样。选择动物的皮毛作为服饰材料，除了可能是出于为了接近猎物，而进行必要伪装的狩猎活动的实际需要之外，还有文化信仰方面的原因。在对自然界认识极为有限的年代，中国古人有崇拜动物的信仰。中国古人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天与地之间、山川与人之间、神鬼与人之间，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联系，因此中国古人有动物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古人艺术母题中常见的龙、虎、鹿、鸟常被认为具有同天地的能力，常常在巫师作法时充作助手。因此巫教中的泛神崇拜也很自然地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那些极富浪漫情趣的合体形象，反映出人与动物可互换的巫教思维形式。^①

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使中国先民形成了主要以祭“天”为重点的原始宗教信仰。因此，中国先民相信主宰万物的神存在于天上，“鸟”

① 舒之梅；张绪球：《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 年，第 58 页。

在“祭天”时,是有助于人与天上神灵的特殊媒介。因此,祭祀者头戴羽冠以便与神灵沟通,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三叉形器上的圆孔,很可能就是插羽毛时所使用(图0-1-6)。同时,在良渚文化玉琮上还有戴羽冠的神人刻纹(图0-1-7)。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徐世章先生捐赠的立鹰玉件,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的极精之品,造型优美(图0-1-8)。此外,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的一件山东龙山文化遗物中的玉圭,一面琢立鹰纹,另一面琢神面纹(图0-1-9)。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通过渔猎采集所获取的食物变得更为充裕起来,更多的闲暇时间使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人类对于服饰的审美需求日益显现。中国古人利用已掌握的打制、琢磨、刮削、磨制、刻雕、穿孔等多种加工技术,对骨、角、牙等天然材料略作加工后,使其成为具有简单的装饰和美化功能的饰品,如山顶洞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河北原阳虎头梁遗址中都发现有穿孔的骨珠、兽牙、蚌珠、石珠和鸟骨制作的扁珠等物出土(图0-1-10、0-1-11、0-1-12)。此外,在1964年甘肃礼县高寺仰韶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塑人头”(图0-1-13)和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村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人头两耳垂处都有穿挂耳饰的穿孔痕迹(图0-1-14)。

随后,在大约1万年前进入的新石器时代^①,中国先民的磨制技术进一步提高。此时的玉器制品已分为饰品类(如坠、环、手镯、戒指、项圈等)和礼器类(如琮、璧等)。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的骨器中有大量的笄、管、坠、珠等装饰品出土。

我国古代早期发式,总体说来可分两大类型:一种是“披发”式,多见于边域少数民族地区,如羌人“披发覆面”;另一种即被日后汉族承袭下来的“结发”式,无论发髻的形状与位置,都要使用发笄固定发位。因此,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考古中,可见大量用于固定发髻的骨笄、角笄、蚌笄、玉笄、铜笄等(图0-1-15)。其基本形制呈圆锥或长扁条状,顶端粗宽而末端尖细。随着时代的进步,笄的加工越来越精细,装饰性越来越强。甚至这些发笄上,还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例如,出土于甘肃永昌县鸳鸯池马厂类型文化遗址的发笄,长10.7厘米,首径最宽处3厘米,用一块完整的动物骨骼制成,圆锥状,笄首粗大呈喇叭形。由于兽骨横截面粗疏不齐,影响美观,故在其上粘贴一白色的圆骨片。周围堆加一层黑色的树胶类物质,嵌镶36颗白色骨环。

第二节 手经指挂

作为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是制作衣服最为主要的前提。据古史记载,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演变到“衣皮



图0-1-8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鸮：上部为一昂首展翅的鸮，当中为人首，下部为承托上方二物的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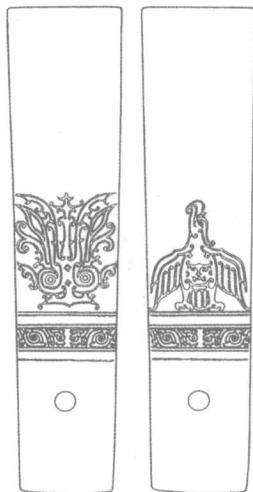


图0-1-9 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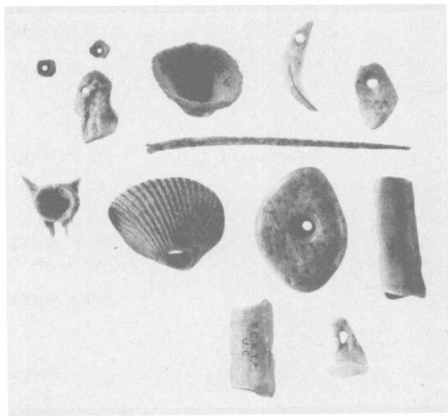


图0-1-10 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各类穿孔饰品和骨针

^① 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1.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2.发明了陶器;3.出现了农业和养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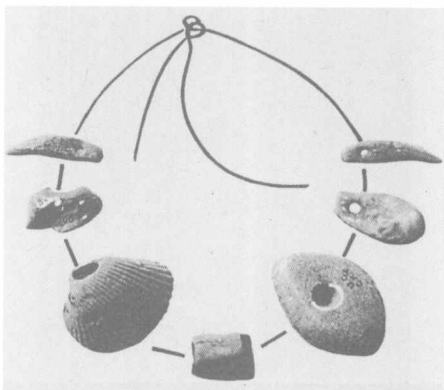


图 0-1-11 据山顶洞人遗址穿孔物品模拟的项链饰品



图 0-1-12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角坠饰长 8.8 厘米

苇”，然后再到“织而衣”，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合。

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在原始织机出现之前，中国先民是采取“绩麻索缕，手经指挂”的原始织造方法，以手工编织的形式进行织造生产。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是在新石器文化的中、晚期，中华祖先已经能够建造房屋定居生活，并开始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人们还使用弓箭射猎鸟兽，用渔网、渔叉捕鱼。由被动向大自然觅取食物，过渡为主动生产生活资源。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宽阔地域中，原始手工业如制陶和纺织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半坡的彩陶，品种样式多，上面绘有构思巧妙的花纹，是原始艺术的精品。此时，中国原始纺织业快速发展，人们已经掌握了养蚕和利用工具进行纺织生产的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河南郑州青台遗址等。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 7000 年）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其中，有 300 多件纺轮，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可供抽纱捻线之用（图 0-2-1）。此外，还有在象牙盖帽形器上发现刻画蚕纹四条（图 0-2-2）。其次，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经轴、分经木、绕纱棒、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再次，还有采用二经二纬编织法的芦苇席残片。同时，在半坡遗址中的陶器底部也有大量编制品印痕（图 0-2-3，半坡出土的席纹复原图）。可以说，在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几乎都有编制品的印痕，常见的有篮纹、叶脉纹、方格纹、席纹、曲折纹和回纹。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 5500 年）出土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迄今为止最早的丝帛残片实物等。

其他遗址的出土情况请见表 0-1：

表 0-1：中国早期文化遗址纺织文物出土情况

出土区域	距今时间	出土实物	备注
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	距今 8000 年	陶纺轮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距今 7000 年	纺轮（陶质、石质、木质）、打纬刀、齿状器、卷布轴、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梭形器、芦苇席残片、牙雕壶上发现刻画蚕纹四条	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	距今 6000 年	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葛布	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	距今 5000 年	人工割裂过的“半个茧壳”	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	距今 5500 年	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十多枚红陶纺轮	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	距今 5400 年	两件陶塑蚕蛹	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	距今 4700 年	多块苎麻布残片、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到了四千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渐渐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达到 24 根,有的经 31 根、纬 20 根。每根麻线的直径不及半毫米,可见纺捻水平之高超。^①用植物纤维来纺线和织成布帛,使中国古人衣物的原料又进一步发展,改变了人类服饰的原始形态。

第三节 男耕女织

在我国古代传统生产工具中最重要的有两种,就是男人的犁和女人的纺车。犁的进化史就是中国古代的农业史,纺车史就是工业史。男耕女织,是我国古代社会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分工,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

宋代以前,纺织品生产一直是属于女性领域,至晚明才逐渐被男性所取代。男耕女织是一种自然分工,即在生理基础上的分工。附属于采集经济的原始农业本来是妇女的事,男子只是森林的主人,从事狩猎和打仗。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代原始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传统的犁耕农业。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使妇女们从采集劳作方式的原始农业中脱身出来,而专门从事养蚕、纺织生产活动。这种转变,也引起了原始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

在中国古代社会物质生产中,纺织生产对构成古人的社会物质和经济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普通家庭所纳税从周朝一直到 16 世纪晚期的一条鞭法改革,既包括男人耕种的粮食,也包括女子所创造的织物。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纺织生产被作为一种美德加以推崇。

古人将生下女孩称作“弄瓦之喜”。所谓“瓦”,是指古代妇女用来纺织的一种纺锤形器具。在女孩子出生后,把“瓦”给女孩子玩,是希望她们将来能胜任纺纱织布的工作,甚至将纺织作为古代女性的“妇德”加以提倡和强化。纺织的重要性,甚至还被统治阶级提升至法律制度加以倡导。按照传统习惯,每年春季,皇帝要在先农坛“亲耕”,皇后则要在先蚕坛“亲桑”,以此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做出表率。在《穀梁》中记载:“王后亲蚕,以共祭服。”就是在养蚕的季节里,王后率领一批贵妇们,用一定的仪式喂一下蚕儿,说明当时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



图 0-1-13 甘肃礼县高寺仰韶遗址出土的头戴发箍、双耳有穿孔的“陶塑人头”



图 0-1-14 甘肃秦安邵店村大地湾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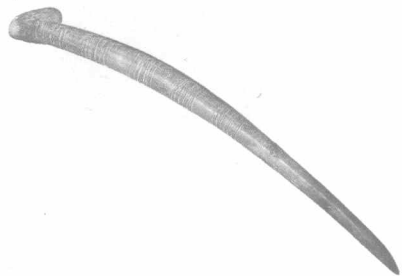


图 0-1-15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针,长 11.4 厘米。

^①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M],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 3 月, 第 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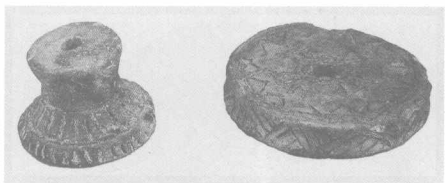


图 0-2-1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纺轮



图 0-2-2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盖帽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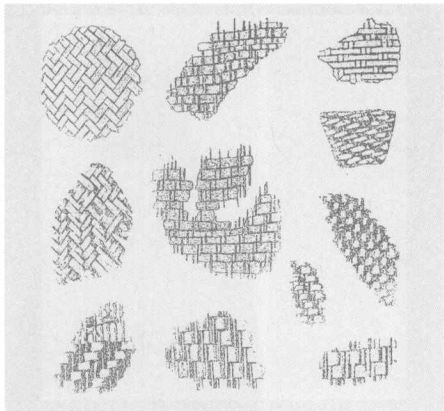


图 0-2-3 半坡出土的席纹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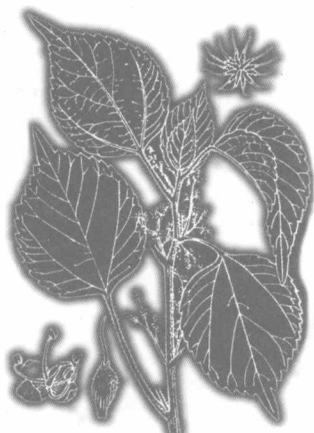


图 0-4-1 大麻植物

第四节 丝麻布帛

据专家考证,麻布是我国祖先所织造的最早布料。在《韩非子·五蠹篇》中称尧统治天下的时候,“冬天穿鹿皮,夏天着葛衣”,所谓葛衣,实际是以麻布(苎麻)为材料做成的衣服。我国上古无棉花,所用的织布纤维主要是麻和葛。因此,当时人所记载的“布”都是指麻布而言。考古发现证明,当时人们使用的麻品种主要有大麻(图 0-4-1)、苘麻和苎麻,被统称为枲。

麻和葛,属韧皮类植物纤维,周代初年已经开始种植。这在《诗经》中有诸多篇幅(如《丘中有麻》、《南山》、《采葛》、《葛藟》、《葛覃》)均抒写有麻葛的生长和种植的情况。例如,《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漙,为絺为绌,服之无斂。”用葛织造的织物,精纹的被称为“絺”,粗纹的被称为“绌”。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 7000 年前的陶器中,有 100 余件麻布或编织物的印痕,而且这些印痕所反映的编织方法已非常丰富,如平纹、斜纹、一绞一纱罗式绞组织法与环绕混合编织法等(图 0-4-2)。此外,在河南大河村新石器遗址曾出土不少麻类种子,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 7000 年)也曾出土用苧麻编织的绳子。

除了麻以外,中国古人还种桑养蚕、纺织丝绸。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陶质或玉质的蛹形、蚕形、蛾形雕刻品。在距今 7000 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象牙盅上雕刻有蚕纹^①、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有蛹形陶饰^②、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③遗址出土的二连罐^④的腹部用细阴刻线勾画出三条蚕纹,其中一条上下竖刻,头部在上,尾巴在下;两条平行斜刻,头部向下,尾巴向上。蚕身上有许多道阴刻平行线或折线,表示蚕体的多节肢。

此外,在 1899 年发现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很多都记载了与蚕、桑、衣、裘、帛、丝,以及与蚕业有关的文字。甲骨文中的各种“丝”,形状均似丝线缠绕。“𦃟”字中有水、纛釜及蚕茧,属象形字。此外,还有续丝的“续”、断丝的“断”,束丝的“束”、用丝线钓鱼的“钓”、以丝线作琴弦的“乐”,以及用丝帛制成的“衣”、“巾”等字,它们的字形或造字本义都与丝有关。

由于丝绸织物极易腐蚀,因此考古出土的实物极为少见。后人只能从考古发掘出的粘附于商周青铜器上的丝绸印痕中窥测当时丝绸的生产水平。目前所能见到的商周丝绸大多为附着在青铜器上的印痕,如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把铜钺(藏于远东古物博物馆)上曾发现麻布、

①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蚕纹牙盅,发掘者称其为“牙雕小盅”,该盅平面呈椭圆形,制作精细。中空作长方形,圆底。口沿处钻有对称的两个小圆孔,孔壁有清晰可见的螺旋纹。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一圈。外口径 4.8 厘米、高 2.4 厘米。河姆渡遗址的第 3、4 层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期,约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
② 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 1.5 厘米,高、宽均为 0.6 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 5 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前,距今约 5000 年。
③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早期的一种文化,距今 4000 年左右。
④ 二连罐系泥质红陶,由两个大小、造型相同的陶罐所组成。二罐均高颈侈口折肩,高 8.5 厘米、口径 12.5 厘米。腹部由一个空心短管相连,罐内相通,都是单耳,两耳也相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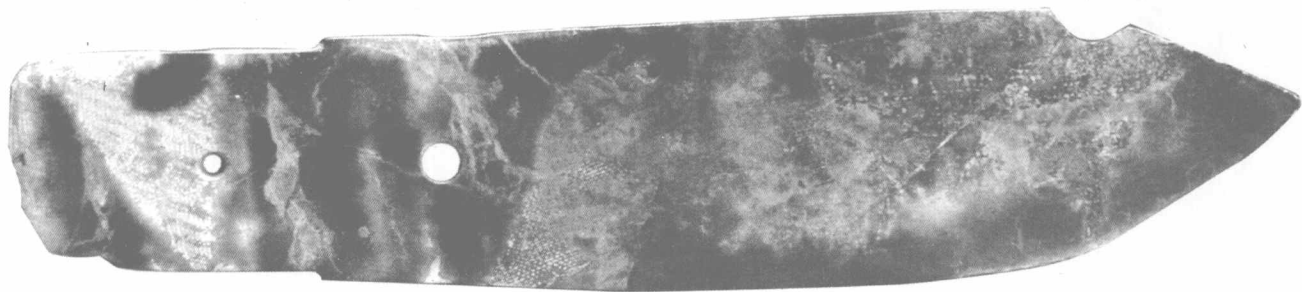


图 0-4-3 带有雷纹条花绮印痕的商代青玉曲内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绢、缣和雷纹绮的印痕。又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商代玉戈堪称珍宝（图 0-4-3），它不仅拥有各种朱砂染色而成的平纹织物的印痕，还有平纹为地、呈雷纹的丝织物印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商代织物特征的最早例证。

第五节 大富之虫

作为蚕桑丝绸发源地的中国，丝绸不仅是穿用的工具，还具有宗教信仰与图腾的象征意义，如《礼记·礼运篇》：“后有圣者，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蚕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大富之虫。蚕的一生从蚕卵开始变为幼虫，长大之后又吐丝结茧变成蚕蛹，最后经过蜕变成成为蛾。这引发了古人对生与死大问题的联想。

在仰韶文化墓葬中，有相当数量的瓮棺葬，埋于房基附近，并在瓮盖中央留孔，推测是让死者灵魂自由升天之意。直到后来，人们称“得道升仙”为“羽化”，也正是源于对蚕蛹化蛾观察后的联想。因此将蚕视为“龙精”、“天驷星”等神灵的化身和吉祥物，人们不仅隆重地祭祀它，还用陶、玉、骨、铜做成蚕、蛹等形状的饰物用作佩带品。此后，在商、周两代的玉器饰品中有很多人首蛹身的形象，如 1981 年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强家村出土的西周时青玉蚕形佩。该佩为圆雕，长 7.5 厘米，体弯曲如彩虹，圆耳，平嘴，身分为 11 节，嘴穿一孔，扁平尾（图 0-5-1）。

当蚕即被视为神物时，用蚕丝织造的丝绸当然也不会是普通的物品。中国古人相信，由蚕丝织造而得的丝绸拥有着蚕所具有的一切神性，因此，服用丝绸必然有利于人与上天的沟通。所以，人们在死后直接用丝织物或丝绵包裹起来，等于用丝质的材料做成一个人造的茧子，有助于死者灵魂的升天。可见，纺织材料不仅仅是使用的物品，亦具有祭祀鬼神上帝的神性内涵。由于当时丝绸生产能力的限制，活者使用丝绸只有 50 岁以上的长者才有资格，即《孟子·梁惠王》曰：“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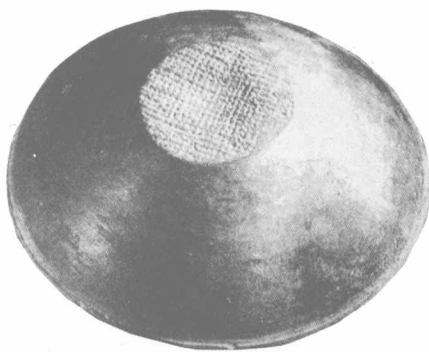


图 0-4-2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麻织物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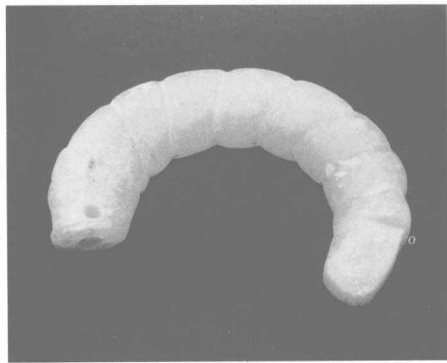


图 0-5-1 西周青玉蚕形佩

第六节 扶桑神树

中国古人不但从蚕的变化中产生了对蚕的惊奇,而且还产生了对桑树的崇拜,认为桑林是一片神圣之地,桑林中特别容易与上天沟通,以至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动均在桑林进行,从而又产生了扶桑神树的概念,把扶桑树作为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

由于桑林在中国古人的信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人们将桑树幻想成为太阳栖息的地方,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中就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既然能够栖息太阳,桑树也自然成为一种神树。扶桑神树的概念至迟在商朝盘庚时期就已形成,其形象如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扶桑树(图0-6-1)。该扶桑树通高396厘米,由底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底座高12厘米,呈圆锥形状,为三山相连状,上饰云气纹。树干高384厘米,接铸于山顶正中,树干笔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3层树枝,每层为3枝桠,共计9枝。每枝端和中部长有果实,枝中部果实上扬,果上站立1只鸟,枝端两果枝下垂。另外,在树顶上也栖1只鸟。枝上还有铜龙、铃、花、叶等挂饰,在树枝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1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此后,扶桑的形象常见于战国秦汉艺术品中。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之上也有扶桑图(图0-6-2)。此扶桑为一巨木,对生四枝,末梢各有一日,主干上一日,另一日被后羿射中化做鸟,共10日。后羿射日形象的出现,更有力地证明了这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扶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汉画石上亦有扶桑树的形象,如山东武梁祠画像石、江苏沛县古泗水画像石、山东安邱画像石上均有马车、鸟(即太阳)、后羿及扶桑的形象,甚至有的扶桑树上还挂有一个采桑篮,有时树下还有采桑妇的形象。这种扶桑神树,总是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表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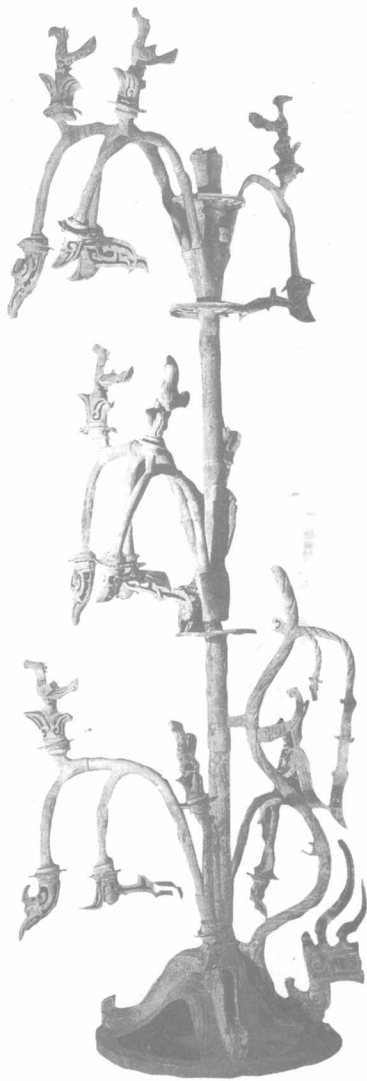


图0-6-1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扶桑铜树



图0-6-2 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上的扶桑树纹样

第七节 丝绸品类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栽桑、养蚕和利用蚕丝制造丝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我国古代丝绸名类较多,主要有帛、绢、缦(màn)、绋(tí)、素、缟(gǎo)、纨、纱、縠(hú)、绌(zuǎn)、组、绮(qǐ)、缣(jiān)、绡、绫、罗、绸、锦、缎等十余种。

帛是古代丝织物的通称。绢是平纹的生丝织物,似缣而疏,挺括滑爽。缦、绋、缟、素都是没有花纹的丝织品,其区别在于绋的质地较厚,缟和素为白色。

纱,组织结构简单,为平纹交织,表面分布均匀的方孔,所谓“方孔为纱”。^①在众多的丝绸品类中,纱是最先出现的。古人将纱中最轻

① 《古今服纬》解释“纱”的命名由来,说:“言其孔可漏沙也。”可见,纱织得比较疏松,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空隙大,故显得轻薄。

薄透明的又称“轻容”，即“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

罗，因经丝的互相缠绕绞结，表面呈椒孔。^①纱适宜裁造夏服和内衣。明清时期将纱眼每隔一段距离成行分布的叫做罗。

绮，是斜纹起花平纹织地的丝织品。

绫，是以斜纹组织变化起花的丝织品。

縠，是表面起皱点的丝织品，因为表面的皱纹像粟粒状，所以叫做縠，其实就是绉。

绉，是利用两种捻度不同的强捻丝交织而成，因它们发生不同的抽缩而起皱纹。

绡，以生丝织成的平纹轻薄透明的绸子。《说文》：“绡，生丝也。”

纨，细致洁白的薄绸。《说文》：“纨，素也。……谓白致缁，今之细生绢也。”

縠，双丝的细绢。

纂、组是丝带一类的织物。长沙出土战国时的丝带，有的虽然只一厘米左右宽，但上面还织着精美的彩色几何花纹，也可说明那时丝织技术的进步。

锦，是多彩提花丝织物的泛称。《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字从金、帛。”锦能通过组织的变化，显示多种色彩的不同纹样。^②

缎，靠经（或纬）在织物表面越过若干根纬纱（或经）交织一次，组织紧密，表面平滑有光泽的丝织品。

第八节 夏商服饰

中国古代服装形态千变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全部由上体的肩部承担，即被称为“上下连属”或“衣裳连属”的一部式服装；另一种是由上体（肩部）和下体（腰胯部）分别承担衣服的重量，即黄帝时期“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裳。它被称为“上下分属制”或“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装。这两种形制的服装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交相使用，相容并蓄。

考古发现证实，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先人已开始用纺织材料缝制服装。但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对该时期服装的认知只能局限于对相关图像和雕塑资料的推测。如甘肃辛店出土彩陶上的剪影式人物形象，就有人认为他们穿的很可能是腰间束带的及膝长衫。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的服饰内容逐渐丰富。社会贫富分化的形成，使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初步形成了以材料质地和数量的差别，如《尧典》中记载的“舜修五礼，五玉三帛”和《说苑》中记载禹时期的“土阶三等，衣裳细布”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夏代，手工业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中国古代服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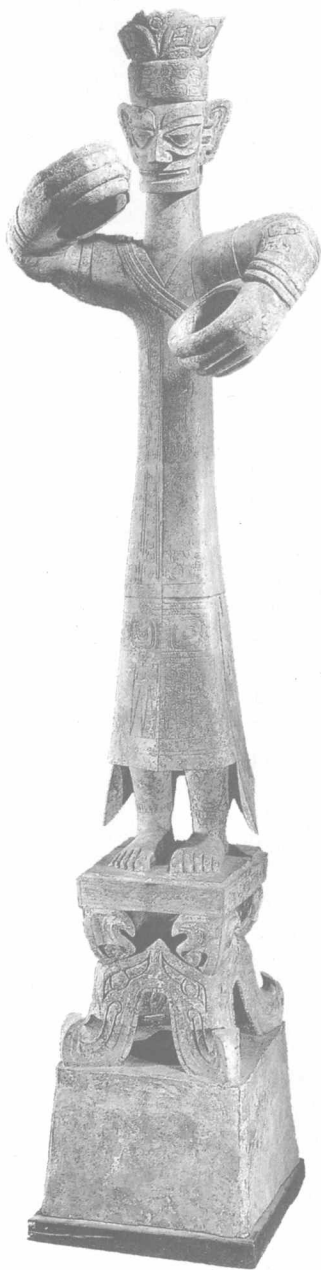


图 0-8-1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大型青铜立人像

① 陈维敏：《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293~296页；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119、113页。
②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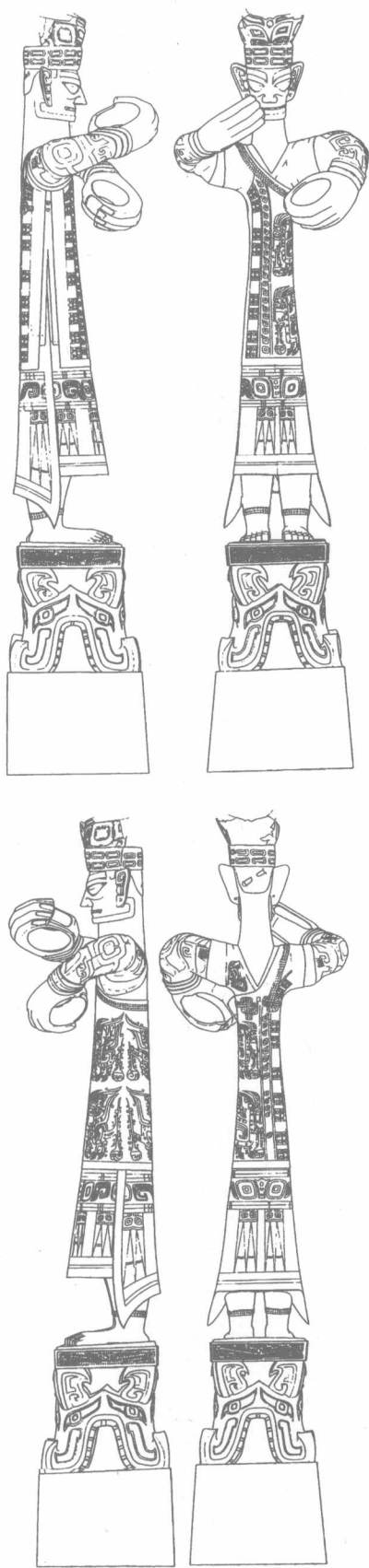


图 0-8-2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线描图

化得以进一步发展。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夏代墓葬中,出土有用于装饰的玉臂环、玉琮和玉瑗,以及精工镶嵌绿松石、蚌片的饰物。由于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国古代服饰注入了等级差别和身份尊卑的内涵,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引《夏书》称夏代“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其意思是指用车马及服饰品类显示有功者身份的尊贵和宠荣。

商代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远逾夏代,助长了贵族服饰的奢靡之风,服饰的礼仪制度也得到确立。据《帝诰》称商汤居亳:“施章乃服明上下”和“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绣。”该时期,最重要的服饰资料要属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图 0-8-1、0-8-2)。该铜人头戴花形冠,身上有三件服装同时套穿。外衣饰有阴刻龙纹、尖角纹、饕餮纹。上衣佩有编织的长组带。据推测,该铜像内穿上衣下裳的式样(也有学者认为该铜像为单袖齐膝长衣)。其下裳分前后两片,后片长至足踝,呈燕尾状,前片略短,露出小腿部。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蜀人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服装,而且有各种装饰品,这说明三星堆时期的古蜀王国已经大致形成了一套服饰制度。需要指出,该青铜立人像尽管雕刻得非常逼真和写实,但戴花形冠的头部却是中空的。这与甘肃玉门市出土一件高 20 厘米的新石器时期的人形彩陶颇为相似。该彩陶表现的是头部戴帽箍、上身赤膊、胸部饰网纹饰件,腰部系网状带,下身穿不连裆的长裤,足蹬翘头靴的形象(图 0-8-3)。

此外,从一些商代的玉雕、石雕和陶俑等文物资料分析可知,当时社会上层贵族的服饰,上身一般穿交领右衽、窄袖及腕、织绣华丽纹饰(如兽面纹、矩形纹、双钩云纹等)的上衣,并在腰部束宽带,下身穿有纹样装饰的裳或裤。其形象我们可通过以下几件雕像得到大致的了解。第一件是 1976 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垂髻圆雕玉人(图 0-8-4),其头顶心梳编一短髻,垂及脑后。身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下身似穿裤。衣饰蛇纹和云纹。跣足。第二件是妇好墓出土的戴箍冠圆雕玉人(图 0-8-5),头编一长髻,髻根在右耳后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后,髻稍回接髻根。戴一头箍,前有横式筒状卷饰。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着鞋。第三件是 1935 年殷墟遗址出土的大理石圆雕人像之残右半身人像,上衣长盖臀,交领右衽,腰束宽带,胫扎裹腿,足穿翘尖之鞋。在上衣的领口、下摆、袖口处有缘饰。上衣缘饰和腰带为回纹、方胜纹图案。第四件是传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石人立像(见图 1-2-14),玉人双手拱置腰前,身着上衣下裳。上衣为交领右衽、窄袖;下裳前摆过膝,后裾齐足。内裤稍露,足着平底无跟圆口屨。腹下悬一斧形“蔽膝”。而夏商时期的贫民则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遮蔽身体。

此外,在一些平雕玉人的头上,还有两端翘起中间平凹的平底或山形字冠,头部前方或后方有卷曲的发式,极具装饰性。该类平雕玉人男性服饰的腰后部没有上衣的后摆(衣襟边),女性着装则上下有